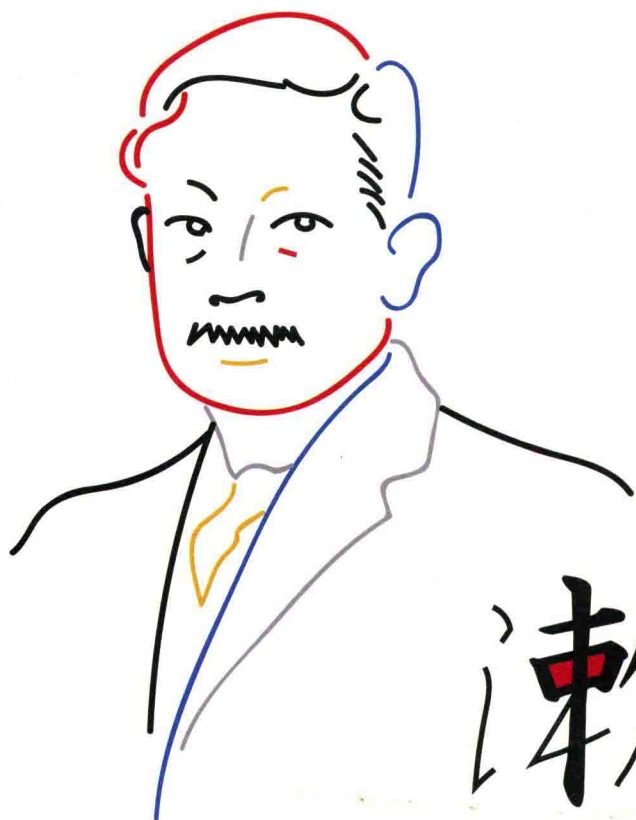


世紀末的
漱石



「韩」尹相仁——著

刘立善——译

世纪末的漱石

[韩] 尹相仁 著 刘立善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SEIKIMATSU TO SOSEKI

by Sang In Yoon

© 1994, 2010 by Sang In Yoon

First published 1994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7

by New Star Press Co., Ltd.,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末的漱石 / (韩) 尹相仁著; 刘立善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133-2369-7

I. ①世… II. ①尹… ②刘… III. ①夏目漱石 (1867-1916)—文学研究 IV. ①I313.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274499 号

世纪末的漱石

[韩] 尹相仁 著 刘立善 译

责任编辑: 高传杰

特约编辑: 沈 艺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660mm×970mm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97千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369-7

定 价: 5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绪论 关于“世纪末”

第一节 “世纪末”——烂熟与变革	001
第二节 “世纪末”的起源	002
第三节 颓废倾向	007
第四节 进步与衰颓之间	010
第五节 作为“世界观”的颓废倾向	012
第六节 复活的逻辑	017
第七节 唯美的构想	022

第一章 近代日本文学与“世纪末”

第一节 “世纪末”的生涯	033
第二节 颓废倾向与日本的“近代”	042
第三节 “世纪末”的繁荣与自然主义的全盛	049
第四节 “世纪末”与浑融的美学	059

第二章 夏目漱石文学作品中的“世纪末”

第一节 “世纪末”与夏目漱石	062
第二节 时代认识	068
第三节 形形色色的“颓废倾向”	077
第四节 “世纪末”的背景	087

第三章 “世纪末”艺术与美的体验

第一节 英国留学与美的体验	102
第二节 邂逅“新艺术”，对“日本艺术情趣”大开眼界	113
第三节 “书籍艺术”——世纪末的装帧艺术	124
第四节 观赏都市的眼睛——印象主义	128
第五节 弗兰克·布朗温的绘画情趣	138

第四章 拉斐尔前派的想象力——女主人公的图像学

第一节 画中的女人	151
第二节 乱发的“新艺术美人”	156
第三节 拉斐尔前派的想象力	168
第四节 另一个“莪菲利亚幻想”	179

第五章 世纪末的感受性——水底幻想

第一节 世纪末特色的“围绕水的想象力”	192
第二节 水与女人	198
第三节 蒙娜丽莎——“宿命的女人”之原型	203
第四节 女性形象的两极	208
第五节 厄洛斯的领域	215
第六节 水的灵魂	219

第六章 浪漫灵魂的去向——从《薜露行》到《旅宿》

第一节 镜子之谜	225
第二节 “镜子”的变形	229
第三节 作为寓意的《夏洛特小姐》	235

第四节	艺术想象力与“高塔神话”	239
第五节	天鹅的去向	245
第六节	高塔中的作家	250

第七章 绘画与想象力——以《梦十夜》为中心

第一节	关于猪的绘画	257
第二节	隐蔽的主题——“喀尔刻”	263
第三节	欲望的修辞学	272
第四节	“怪异”的梦想	274

补论 住宅的风景——论《门》里的空间象征描写法

第一节	安乐窝——住宅的原生态风景	279
第二节	家具的秘密	283
第三节	煤油灯的含义	286
第四节	莫里斯·梅特林克与象征剧	290
第五节	存在之中的“风声”	295
第六节	“静剧”的世界	300

参考文献	304
------	-----

后 记	315
-----	-----

寄语“岩波精选人文丛书”	319
--------------	-----

绪论 关于“世纪末”

第一节 “世纪末”——烂熟与变革

表达某种文艺现象的术语，即通常所说的“文艺用语”中，有不少术语因为行文的缘由，其意思俨如变色龙一般，自由自在，变幻不定。使用这些术语时，必须慎而又慎。笔者作为本书标题使用的“世纪末”这一语词，恐怕就是很容易让人误解的术语之极端一例。

机械式的时间概念“世纪末”这一语词，在被作为表达特定文艺现象的术语使用的过程中，潜藏着笔者早已预想到的概念理解混乱问题。若将“世纪末”这一术语与同样是表达文艺上共同思考形式或时代样式的诸如“巴洛克”（Baroque^①）、“哥特”（Gothic^②）、“罗曼蒂克”（Romantic）等名称进行比较，其结论不言自明。众所周知，所谓“世纪末”，只不过是“人为”的时代划分概念，但这个语词是一个罕见的实例，它仅仅以时

① 艺术风格名称，原意是“不圆的珠子”，美术史上指1720年前后南欧与西欧出现的不规则形状建筑与装饰的样式，其特点是一反文艺复兴鼎盛期的严肃、含蓄、均衡，富于动感，倾向于豪华与浮夸。巴洛克也成为具有同样艺术倾向的文学、艺术与时代精神的总称。代表人物有意大利洛伦佐·贝尼尼（Lorenzo Bernini, 1598—1680）等。——译者注

② 12—16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的一种以新型教堂建筑为中心的艺术，包括雕塑、绘画与工艺美术。它讲究线条轻快，造型挺秀，塔尖高耸，一反罗马式厚重阴暗的半圆形拱门教堂风格，造成一种向上升华、天国神秘的幻觉，突出了基督教盛行时代的观念。代表作品有巴黎圣母院等。——译者注

代的概念包蕴了“时代的思考形式”。可以说，就“世纪末”内涵的暧昧程度而言，其宽泛的言外之意，远远大于这个语词明示的范围，“世纪末”一词的完整意思，就存在于“实际内涵远远大于语词明示范围”这一宽广的领域之中。

第二节 “世纪末”的起源

“世纪末”一词，译自法语“fin de siècle”，亦作“fin-de-siècle”^①。其直译的意思是“世纪之末”或者“世纪之终”，相当于英语的“the end of century”（但是，英语圈或德语圈都原样照搬了法语的原始语词）。这也就是说，“世纪末”意味着一个世纪的百年之终。然而，这个“终”并非电影字幕上显示的“剧终”之“终”（fin），而应被理解为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创作的《作品》（1886年）中初次出现的语词实例“fin de siècle”（世纪末）之意，换言之，应该被理解为“世纪之终的部分”^②。不过，纵然属于这种情况，即便“世纪之终的部分”之终点（若从算数形式方面讲，应该是1900年12月31日）已很明确，但它还是遗留下一个问题，即“归根到底，起点始于何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听凭个人的主观判断了。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参考针对这一概念的既往具体用例，将其作为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基准。

一般认为，“世纪末”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查阅词源解释详尽的《罗伯特法语大辞典》（*Le Grand Robert*），我们可以发现，1886年5月4日的时事日刊报纸《勒·沃尔泰》（*Le Voltaire*）登载了评论家L.塞利吉耶的评论，在其中一节里他这样介绍道：有人宣称，“颓废”这个概念为刚刚诞生不久的“世纪末”所取代，“世纪末”这个概念，很

①一般认为，在中文以及属于相同汉字文化圈内的韩语中，“世纪末”这个概念借用了日语的译词（参见本书第一章里引用的吉田健一著《欧洲的世纪末》）。

②参照 *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çaise*（以下简称为“*Trésor*”）中的“Fin (-) de (-) Siècle”这一段。

可能十分引人注目^①。据笔者调查,大致可以推定,这个用例与前述埃米尔·左拉的《作品》中出现的“世纪末”这个用例,是同时出现的最早用例。缘此而言,一般认为,在各种意义上,1886年都是很值得纪念的年份。众所周知,这一年9月,让·莫雷亚斯^②(Jean Moréas, 1856—1910)在《费加罗报》(*Le Figaro*)上发表象征主义宣言,破天荒地将象征主义(*Le Symbolisme*)这个名称公布于众。距此五个月前的1886年4月,在到处传播着轰动社会的话题氛围中,阿纳托尔·巴居创办了杂志《颓废者》(*Le Décadent*)。如此这般,颓废派与象征主义之间进行的炽烈争斗,于1886年达到了白热化。这一年,“世纪末”这个概念夹带着前述两个象征性的事件,开始广为人知,可以说,这实在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

根据上述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知晓若干重要的史实。其一是20世纪那些风华正茂的文化精英,将世纪的“终点”界定在19世纪结尾的15年。其二是如此观点并非基于随意算术式的根据,而是立足于当代文化与社会状况的反映之上。有“世纪末的耶利米”^③(霍尔布鲁克·杰克逊语)之称的社会评论家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 1849—1923),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著作《堕落论》(*Entartung*, 1892年),被视为19世纪末社会病例诊断书。《堕落论》开头这样明确写道:“世纪末”这个名称,包罗了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以及潜藏于这些现象根柢的社会氛

①法语大辞典 *Le Grand Robert* (Deuxième édition), 对词源的解释非常详尽。这部辞典介绍了作为“fin de siècle”的最早用例。此辞典笔及当时的时事日报纸 *Le Voltaire* 于1886年5月4日登载的评论家L.塞利吉耶的评论文章之一节,其内容如下:

“... lui se contente d'être fin de siècle. Cela répond à tout, suffit à tout, dispense de tout. Le mot ne date que d'hier, mais il a déjà fait fortune. C'est une si belle trouvaille! ... Il y a deux ans, c'était un décadent: il fut déliquescant à la saison dernière. Le voici fin de siècle aujourd'hui.

译文:“……他满足于‘世纪末’格调。‘世纪末’格调无所不适应,可以满足一切,同时还能摆脱一切束缚。这句话是最近诞生的,已经为人们所广泛接受。这是一个何其切当美妙的概念表达呀!……两年前,称如此概念为‘颓废派’。然而,以去年冬季为界线,这个概念云消雾散了。于是,今天我们面前有了一个新概念,叫作‘世纪末’。”

②原籍希腊(生于希腊雅典)的法国诗人,象征主义理论的先驱者。后又创立“罗曼文学派”(école romance)。——译者注

③耶利米(Jeremiah, 生卒年不详),公元前7世纪以色列王国的先知,当民族面临危机时,他就劝说背弃信仰的人悔改。——译者注

围^①。此论对于人们理解“世纪末”这个名称形成的具体过程十分重要。继之，针对这个名称的实际传播能力，马克斯·诺尔道又略加夸张地阐释道。

“世纪末”是法语。这是因为，可称为如此精神的具体状态，是在法国最先被感觉到的。这个名称自地球的这半球飞到了那半球，最终被纳入了一切文明话语之中^②。

然而，正如我们从 L. 塞利吉耶的证言中可以理解到的那样，在表达社会状况或精神状态之外，当时法国文坛上的颓废倾向乃至颓废运动，是与“世纪末”这个词汇相关联而出现的。以故，我们不可忽略的是，在相当程度上，“世纪末”作为一个口号，带有文艺性的（或者政治性的）目的，扩而言之，或者它还包含思想意识形态。

至于“世纪末”这个名称，在社会性的文脉中，应当以何种形式活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历史学家欧根·韦伯的专著《世纪末的法国》（1986年）中觅得若干具体实例。根据《世纪末的法国》的观点，“世纪末”这个新词问世不久，便脍炙人口。譬如，1888年，名曰《世纪末》的四幕剧在巴黎公演，其内容是黑市交易、偷香窃玉乃至恐怖凶杀等^③。翌年的1889年，又诞生了一部题为《世纪末》（Humbert de Gallier 著）的小说，长达325页，描写一个富豪人家的浪荡公子因为过于百无聊赖，沉溺于赌博，又遭受恋爱挫折的打击，最终自杀，小说内容极其阴郁。迨及1890年末，一份名为《世纪末》（*La Fin de Siècle*）的周报开始发行，以揭露金融界丑闻为最大的卖点。^④值得一提的还有，1892年的法国法院宣判记录中，存在如下一份记录，即巴黎法院审判了一个敲诈犯，他完全

① Max Nordau, *Degenerati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895), p.1.

② Ibid.

③ Francis de Jouvenot & H. Micard, *Fin de Siècle*, pièce en quatre actes, 1888.

④ Eugen Weber, *France, Fin de Sièc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0.

依赖妻子卖淫来维持生活，法院宣判那男子的罪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纪末的丈夫”（un mari fin-de-siècle）^①。

欧根·韦伯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通过上述一系列事例，主要是将社会性文脉中的“世纪末”这一“流行语”所包容的社会伦理方面的消极内涵极力地凸显出来。这里，笔者着重关注的是类似“世纪末的丈夫”中出现的“堕落的、颓废的”这种意味的“fin de siècle”（世纪末）形容词的用法。如此用例，在恰好于同年问世的马克斯·诺尔道著《堕落论》一书中，也频繁出现过^②。

“fin de siècle”（世纪末）作为形容词的语意，并不仅仅局限于“颓废的”这一层意思。正如马克斯·诺尔道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个语词自被使用之际开始，因使用这个语词的人各自精神内涵标准的不同，语意也随之千差万别^③。

这里，笔者欲返回原点，再度围绕“fin de siècle”的语意，追本溯源，加以详述。依据辞典里“fin”这个词条，查“fin de siècle”的语意，《大拉鲁斯辞典》（*Grand Larousse*）的解释如下：“19世纪末诞生的词语，其形容词的意思是洗练的颓废艺术之状态。”在《珍宝》（*Trésor*）中，围绕“世纪的最后部分”这一名词用法的含义，举出的是前已述及的埃米尔·左拉《作品》中出现的用例。至于“fin de siècle”（世纪末）作为形容词用法的例证，《珍宝》里举出了马塞尔·儒昂多^④著《苟德》（1926年）中出现的诸如“极度世纪末式的生长于巴黎的女性……”等。特别是《苟德》中的用例，“世纪末的”中含有“洗练的”“颓废的”等微妙语

① Eugen Weber, *France, Fin de Sièc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9.

②例如，有“世纪末的国王”“世纪末的司教”“世纪末的婚礼”“世纪末的衙门”等多种说法。马克斯·诺尔道在何种文脉中使用了“世纪末”这个形容词？为具体解释这一点，现举一例如下。譬如，“世纪末的衙门”竟然是这样干的，将犯人处以极刑后，“解剖了杀人犯普拉茨尼的尸体，秘密警察的头领从尸体上剥下一大块皮，伸出舌头舔完之后，自己与朋友用这张人皮做了香烟盒与扑克盒。”（Nordau, op.cit., pp.4-5.）

③ Max Nordau, *Degeneration*, p.3.

④马塞尔·儒昂多（Marceru, Jouhandeau, 1888—1979），法国作家，他以“苟德”（Godeau）为主人公，创作了一系列神秘小说。——译者注

气^①。行文至此，我们不难知晓，作为形容词的“世纪末”的语意中，包蕴着“洗练的颓废艺术之状态”这一心理学乃至美学方面的内涵。加之，如此“世纪末”，伴随此前在浪漫主义者中间流行的“世纪儿”（enfant du siècle）、“世纪病”（mal du siècle）等语句的一系列联想，进而还具备“挥发着病态的、软弱无力的余韵”^②这一层意思。一般认为，归根结底，如此内涵还是反映了某种心理状态。

然而，我们不可忘记，“fin de siècle”（世纪末）这个词语刚问世不久，就被以“摩登的”“现代风格的”等意思广泛使用着^③。特别是在英语圈，与“decadent”（颓废的）相比，倒是“fin de siècle”（世纪末）的内涵显得更浑厚^④。

如此看来，可以说，诸如“颓废的”“现代风格的”“洗练的”这些意思，具体代表了作为形容词的“世纪末”的含义。然而乍一看来，这里似乎存在不自然的因素，也就是说，在“世纪末”之中，并存着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消极内涵与积极内涵。正是在这一点上，“世纪末”这个词语具备了极其重要的语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语意源出可谓“世纪末”的同义语、略显怪异的概念——“颓废倾向”（décadence）之中。一言以蔽之，为探究、掌握“世纪末”的特质，不可缺少的程序是，首先针对和“世纪末”属于孪生兄弟关系的“颓废倾向”这一概念，进行缜密考察，并加以论证。

①关于《珍宝》（Trésor）中“世纪末”这一词条的内容，笔者参考了阿部良雄的论文《何谓“世纪末”》，载《法国19世纪末文化综合研究》。这篇论文属于昭和58年（1983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昭和59年（1984年）3月出版。此文对“世纪末”做了详细考察。

②吉田健一：《欧洲的世纪末》，筑摩书房，昭和45年（1970年），第146页。

③Weber, op.cit., p.9.

④“OED”（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语词典》——译者注）对于“fin de siècle”的语意做出了如下解释：其一，“吻合（19）世纪末的氛围，并显示了（19）世纪末的特征”；其二，具备“先进的、现代的乃至颓废的”等内涵。

第三节 颓废倾向

关于“世纪末”的最早用例，此前提及的引文作者L.塞利吉耶指出，“世纪末”这个词语出现之后，便取代了“颓废倾向”（*décadence*）。这一观点无异于间接暗示二者本是同根而生。（再进一步说来，是由那种寻求强烈刺激的新人，让“世纪末”继“颓废倾向”之后而出现。）换言之，这两个词语的紧密关系，俨然一枚硬币的两面，一直被并用着。“世纪末”的主要语意是“颓废倾向”，而今日常用的“颓废倾向”之定义，不外乎是指“19世纪末”这一时代特质，即“世纪末的精神状态”。如此看来，人们围绕“世纪末”这个词语，之所以产生了误解，出现了理解方面的混乱，首先是因为人们对使用的“颓废倾向”一词复杂的内涵，理解得尚不深透。可以说，“颓废倾向”的如此特性，传给了“世纪末”。

不言而喻，与“世纪末”相同，“颓废倾向”一词仍然以意思模糊不清的状态，渗透世纪末的法国文坛，还进一步扩散到欧洲各地。亚瑟·西蒙斯^①在专著《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向我们介绍了这一文学现象之一端。

此间，似乎被漠然称作“颓废倾向”的一个新词诞生了。这个新词很少被以正确意义使用，通常情况是，或者被人们投之以谴责的意思，或者被人们回击以挑战的意思。还有一些人装腔作势，端出一副具备尚未完善的美德之架势，一边接连不断地干着尚未理解的恶德之事，一边自称是颓废派。此类现象主要流行于各国的某些青年中间^②。

①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 1865—1945），英国诗人，评论家，英国象征主义运动先驱，热衷于介绍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1821—1867）等法国象征派诗人，有诗集《昼与夜》（1889年）、《伦敦之夜》（1895年）等。——译者注

②亚瑟·西蒙斯：《象征主义文学运动》，樋口觉译，国文社，昭和53年（1978年），第17页。

围绕“颓废倾向”一词十分流行的19世纪末的状况，亚瑟·西蒙斯做出了如上回顾，并告诉我们：“颓废倾向”或“颓废”这样的词语，意思极其朦胧暧昧。

与19世纪末诞生的新词“世纪末”不同，“颓废倾向”是一个很早以前就被人们使用的语词。“颓废倾向”(décadence)派生于拉丁语“cadere”(掉落)或“decadere”(坍塌、衰微)之中^①，可译作“崩溃”“衰颓”“颓唐”等词语，“颓废倾向”这个概念可以理解为表达某种精神的低落或怀旧逆行的消极态度。于是，据此意思进行类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成熟的国家或社会趋向衰退时，政治与文化烂熟至极后，便呈现出走向颓废的、不自然不健康与腐败的样态。”^②如此状态，即可称作“颓废倾向”。

关于“颓废倾向”的起源，从理论上讲，虽然可以溯及古罗马帝国时代，但目前不存在罗马时代实际使用过这一概念的历史记录。据说最早的历史记录，出现于13世纪的拉丁语中^③。当今流传的“颓废倾向”之语意，尽管主要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或19世纪90年代的法国与英国，但在此之前，以罗马帝国日趋没落的史实为基础产生的“颓废倾向”这一语词，被人们首先作为历史的概念接受过来了。关于这一点，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的《关于罗马人的兴隆与没落的诸种原因考察》(173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的《关于国家精神与风俗的随想》、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罗马帝国的衰退与没落》^④(1776—1788年)等大学者的专著所阐述的那样，“颓废倾向”也是18世纪以来人们对大国灭亡原因的历史性关注点之延长。将历史的进展视为“堕落”，

① Weber, op.cit., p.14; Richard Gilman, *Decadence: The Strange Life of an Epithe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75), pp.20-21.

② 涩泽龙彦：《欧洲的颓废倾向》，《涩泽龙彦集》第VI卷，桃源社，昭和45年（1970年），第56页。

③ Gilman, op., cit., p.22, 36.

④ 此著是欧洲启蒙时期的史学代表作，又译作《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共六卷。爱德华·吉本于1764年历游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威尼斯、罗马等地，在考察罗马卡皮托废墟时，萌发了撰写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念头。《罗马帝国衰亡史》认为，基督教破坏了罗马的英勇精神，构成了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译者注

如此想法构成这一事实的基础思想。譬如，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认定，“颓废倾向”是过度发达的人类文明逆反自然理法的结果。孟德斯鸠在《杂录》中说道：“从（过去的）各个帝国的历史看来，与其说历史的进展是伟大的繁荣，不如说是接近‘颓废倾向’。”孟德斯鸠认为，“颓废倾向”是繁荣或进步的必然“结果”^①。如此历史观中，又被添加了人们对欧洲人种退化学说的恐怖感，而“欧洲人种退化说”确是受到了英国博物学家查理·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的进化论、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的思想与优生学等学说的影响。这一点的确不容忽视。在如此状况中，总是走在时代前头的艺术家们，沉浸于“终末的未来展望”之中，并非不可思议。

我们目前正处于颓废倾向的状况，面对如此现实却装作没看见，对事物不做分辨，莫此为甚。宗教、风俗、正义，一切领域皆带有颓废倾向。文明的变质，导致社会正在风化解体。现代人的感性正处于麻木状态。诸如讲究吃喝、感觉、趣味、奢华、快乐等方面的精致化，神经症、歇斯底里、嗜睡症、吗啡中毒患者、诈骗式的伪科学、极端的“叔本华主义者”，这一切都是社会进化的先驱性症状^②。

这一段文字，是当时阿纳托尔·巴居主编的最具影响力的杂志《颓废者》1886年4月10日登载的社论之一节。有人认为，出于阿纳托尔·巴居手笔的、堪称“颓废主义宣言”的这篇重要社论，宛如慨叹拉丁文明之终末的“19世纪版”文章。文中并列的一连串带刺激性的词语，原样不动，即可称作是那些自称“颓废”作家的“世界观”示意图。纵观流荡其中的

^① Matei Calinescu, *Faces of Modernity: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77), pp.158-159.

^② 马利欧·珀拉茨：《肉体与死亡和恶魔》，仓智恒夫等译，国书刊行会，昭和61年（1986年），第535页。

基调，可谓是孟德斯鸠风格“决定论”特色的历史认识，即“颓废倾向”是“进步”的必然结果。

第四节 进步与衰颓之间

在整个19世纪，“进步”堪称是进化论追求的目标。一般认为，“进步”以其最强大的影响力，成为渗透当时人们心中的一个语词。早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年）付梓之前，“进步”就已成为驱动时代发展的法则。以故，达尔文思想有了颇易扎根的土壤。于是，面对以“进步”这一理念为基础的一切道德与社会教理，达尔文思想成为科学性的证明。因此，达尔文思想很快就传播扩展开去。特别是19世纪，产业革命完成后，人们享受着高度的物质文明，对“进步”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人们甚至说，目睹机械文明不断带来的进步，面对科学不断带来的惊异，与《圣经》相比，世人更愿意相信“进步”这个概念。此见令人首肯。

然而，进化论提出的“必然论”这一观点，在当时欧洲人的心地上也栽植下担忧的嫩苗，此乃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说，他们依据进化论的原理类推，进而持有如下悲观的思考——与一切动物相同，人类也必然经由幼年期、青年期、壮年期，抵达老年期，走的是一条衰退之路。规律倘若果真如此，最先灭亡的，应当是欧洲人，因为他们比任何种族都最早完成了进化，构筑出灿烂的文明。此外，欧洲人还认为，正像繁荣至极的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很简单地就遭到蛮族蹂躏一样，在不久的将来，现代的西方文明，或恐也会遭到不断蔓延扩大的“非文明圈”种族的侵夺。19世纪末的欧洲人，之所以惧怕黄色人种的崛起，时常齿及“黄祸”（the yellow peril）一词，就是出自于上述恐怖思路。还有，进化论副产物，是执拗的自信，如此自信绝不允许人们简单地将“世纪末”理解为“第19次百年的终结”，因此，将人种、国家以及世界终末的幻想，连接到人为界定的时代划分之概念上。如此这般，进化论中的“模拟医学命题”（让·皮

耶鲁），并不仅仅止于生物学层次。此命题认定，时间——换言之，甚至从“世纪”这种人为的时间划分概念中，也会产生出进化论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倾向。面对口口声声高喊“世纪末”的一那帮人，前述的马克斯·诺尔道十分焦虑，大发雷霆，他开始攻击那些人，谴责他们在概念使用方面流露出的愚钝^①。

不言而喻，厌恶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家们，从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带来的关于物质或种族进步的乐观理论中，提取德国哲学家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或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 1842—1906^②）特色的斗争与迷妄的观念^③。艺术家们如同讨厌女人和自然一样，从感情上讨厌“进步”这个概念。在这些艺术家看来，卢梭与达尔文都只不过是应当敬而远之的对象。产业化的进展与资产阶级的崛起，使艺术的空间变得日趋狭窄。早在1864年，法国的兄弟作家“龚古尔兄弟”（Frères Goncourt^④）就开始使用“现代的忧郁”（la mélancolie moderne）这个概念。对艺术家们而言，进步与神经衰弱是同一回事。科学的进步意味着艺术的悲剧，这一普遍理念逐步变成了现实，如此征兆，随处可见。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威廉·勃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在《肉体的秋天》（1898年）中，将“颓废倾向”视为“被独断的科学否定了的、能照射超越性世界的淡淡的光”^⑤。如此这般，“颓败的意识与进步的自负，二者微妙重合之后，形成了一大特征，这便是19世纪西欧历史主义的特

① Nordau, op. cit., pp.1—2.

②哈特曼综合了黑格尔和叔本华的哲学立场，企图调和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但他认为哲学家以理性来洞察宇宙的究竟，即可建立起乐观主义人生观。其主要著作有《无意识的哲学》与《美的哲学》。哈特曼的审美思想对日本文豪森鸥外（1862—1922）的影响很大。——译者注

③ John R.Reed, *Decadent Style*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5.

④ 茹尔·德·龚古尔（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辞世后，其兄埃得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96）继续奋斗不止。埃得蒙的日本文化情结浓郁，“喜爱日本版画，喜爱日本古玩，尤其喜爱日本的菊花”（芥川龙之介语）。“龚古尔兄弟”文学功绩辉煌，1903年，法国设立了“龚古尔文学奖”。

⑤ John Goode, “The Decadent Writer as Producer,” in Ian Fletcher ed., *Decadence and the 1890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9), p.126.